

我對田炯錦老師的追思

周道濟

民國四十八年五月，我在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將博士論文「漢唐宰相制度」寫成，同年八月一日，參加政大所主辦的博士候選人考試，僥倖順利通過。在那次口試中，係由王雲五先生主試，考試委員共七人，除王老師外，尚有浦薛鳳先生、薩孟武先生、勞榦先生、蕭一山先生、田炯錦先生、及鄒文海先生。自此之後，我認識了田炯錦老師，他那謙和方正、樸實淡泊的長者風範，以及廣博豐富的學問，使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

通過博士候選人考試後，我本可即時參加教育部博士評定會之考試，但因我國「博士學位評定會組織條例」及「博士學位考試審查及評定細則」等法規，至四十九年秋始一一完成，故此項考試直至四十九年十二月三日始克舉行。記得這次口試係在教育部木柵新廈（即現在政大法學院旁的那幢紅樓房）會議室中舉行，考試委員有田炯錦先生、李宗侗先生、薩孟武先生、勞榦先生、左濟生先生、藍雲徵先生、及嚴耕望先生等七位，而主試者便是田老師。考完後，我幸運地取得了法學博士的學位。第二天，我到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二一巷好友張仰乾兄（現已故）的住處去拜訪，仰乾兄和田老師都籍隸甘肅，他告訴了

我不少有關田老師的嘉言懿行，益使我對田老師肅然起敬。

其後不久，就讀在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的羅錦堂兄，於五十年二月十日也通過了教育部的口試，成為文學博士，這次考試的主試者乃胡適之先生，而羅兄則是甘肅人，和田老師誼屬同鄉。就在那年的春天吧，我承王雲五老師之介，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去拜謁胡適之先生，我一進門（亦即現在胡適紀念館的大門），說明來意後，胡先生便說：「你是安徽人吧？」我答道：「正是，我是安徽當塗人。」胡先生立刻笑著說：「我說我們安徽的文風很盛嘛！」說得我心陶陶然。因此，當時有些人認為：「周道濟是安徽人，為第一位國家法學博士；羅錦堂是甘肅人，為第一位國家文學博士。主試安徽周的為甘肅的田先生，主試甘肅羅的為安徽的胡先生，真是巧合哩！」

五十年冬，我到了美國，其間曾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暨聖若望大學擔任研究員。五十三年七月，我由美返國，旋即往台北市龍泉街八十四巷拜望田老師，田老師非常高興，過了幾天，他特別在其寓所請了一桌客，那天，除了我是客人之外，記得張興唐先生也在座。

由美返國之初，我的職務是私立中國文化學院教授兼政治學系主任，並兼該院的教務主任，爲了加強政治系的教授陣容，我多次懇請田老師擔任文化學院政治系的兼任教授，講授「中國政府」一課。那時，田老師是行政院的政務委員，工作不太繁重，經過我的一再敦促，他終於答應了。可是文化學院的所在地——陽明山華岡，不但距離台北市區較遠，而且經常風大雨急，田老師奔波其間，不到一個學期，便傷風感冒，生起病來，於是只好停授，如今我想起這件事來，依然很是慚愧不安。

五十七年七月，我奉台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王雲五老師之命，擔任該館的總經理兼總編輯，五十九年夏，田老師著人帶給我一部「荆蔭齋論著彙編」，這部彙編份量很大，當時是打字油印本（與六十年二月始由崑山工業專科學校正式出版者不同）。我看過之後，心想如能就此出一選集，乃一大佳事，於是自己動手，花了一番工夫，編成「荆蔭齋選集」一書，於五十九年十一月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，關於此事，田老師於該書自序中曾云：「爲免散失，承幾位好友將著者四十餘年來陸續發表的文字，儘可能搜集，並打印數十份，命名爲「荆蔭齋論著彙編」。學棧周道

濟先生關後，電詢可否編一選集出版？因他現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兼總編輯，故著者答稱：出版選集，極為贊成，惟恐拙著的文字，銷路不會很廣，有負盛意。他說不必顧慮，祇要著者贊成，他即可進行編印。因約定五種憲法部分，由著者自行挑選，其餘由他負責。周先生很快選定，且將目錄送下，希為斟酌；並希將五種憲法部分早日選定，以便付印。著者看過目錄，深佩其選擇妥適，非閱過拙著全文，不能如此恰當。故對其熱忱，非常感佩。「這是我對田老師差堪告慰的一件事。」

田老師是美國伊利諾大學的政治學博士，他對於政治學，特別是五種憲法，有深刻的研究。他所著「五種憲法與三種憲法」、「憲法論集」、「刑憲論著彙編」及「刑憲論著彙編續集」等書，都數百萬言，名山事業，自足千秋。而下列幾篇論文，每有獨到的見解，對我而言，尤覺珍貴：(1)五種憲法的基本認識，(2)五種憲法與政權治權，(3)五種憲法與立法院，(4)論歐美民主國家有無權能區分事實，(5)國父遺教與國民大會立法院的性質及職權，(6)五種憲法與制衡問題。這幾篇論文，都可於上述「刑憲論著彙編」中讀到。

自認識田老師後，我和他老人家見面的時候並不多，除在公私集會中偶而碰到外，彼此的往來也很少。六十二年七月十九日，中華政治學協會於台北市延平南路實踐堂，舉行第四屆年會，其時，田老師為該協會的會長，我除供職商務印書館外，並為文化學院政治研究所的所長。

在開會的前二十多天，他囑咐我於會中作一專題報告，我得令之後，匆促之間，草成「今年暑期我國各大學政治研究所畢業論文之分析」一文（此文後載於文藝復興月刊第四十六期，六十二年十月出版），於會中提出報告，事後，他對此似乎感到很為滿意，因之，我也覺得十分高興。其後不久，我曾到司法院拜望過他一次，那時，他是司法院院長。

在這十多年間，我之於田老師，雖然直接向他聆受教益的機會不多，但是每年舊曆新正，照例我都要到他府上拜年；為了避免打擾，有時我連門鈴也不按，丟下自己的名片，便又到其他人家去拜年了。田老師對於我每年一次的拜年，却認真得很，他總要抽出時間到寒舍來看看。自五十七年以至六十二年，我家住在台北市金山街，他在農曆年初都要來寒舍一次，固不必說；六十四年的農曆新年，我家已搬到台北縣新店鎮中央新村附近（其時我已離開了商務印書館，專任台大教授），他在年初三的上午，仍然光臨了我住的公寓。由於此時我家是住在四層公寓的四樓，（即最高的一層），所以聽見他老人家按門鈴後，我便很快的走下樓來，當他走上二樓時，我委婉而堅決地懇請他不要再繼續登樓，他才回身慢慢走下去；望著他老人家的背影，扶他進入汽車，此情此意的確使我深受感動。

六十五年的舊曆年，田老師沒有到寒舍來，我想他一定是政躬違和了，後來看報，果然不錯。六十六年的舊曆年前後，報載他正住在醫院，到了國曆三月三十日，他竟與世長辭了，從此，

再也看不到他老人家的背影了。
現在，田老師是安息了，與我們永別了；但是他的道德文章、以及那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精神，却永遠活在我們的心裡。

教育溝通研究

中國教育學會主編

定價：八十元

本書係一本文集，收納了國內教育學者所發表的論文九篇，皆討論當前我國教育現況，極具參考價值。

九篇論文包括了：雷國鼎之「第二條教育進路」；吳鼎之「當前我國各級教育之溝通與聯繫」；潘振球之「從青年就業觀點談各級各類教育之溝通」；邱兆偉之「我國職業教育現況的檢討與改進的建議」；方炳林之「從課程的性質談課程的聯繫」；李祖壽之「試論大小學在教學法方面之銜接」；方炎明之「觀察輔導制度的成立與發展」；徐南號之「歐美日蘇各級教育的發展與配合」；伍振鷺之「新加坡的教育概況及其有關教育溝通的新設施」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